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六八回 王玉貞嚼血哺親兒 濟和尚裝腔戲比匪

話說這治喪的人家姓葉，本是玉山縣的一個大富翁，足有百萬家財。死的這個老主人已有八□九歲，他名字叫做葉少文，一生積德行善，八□歲還不曾有個兒子。這年老伴兒就過世了，一眾本家就來爭嗣，都看中他這一筆家產，卻又沒有近房，那些遠房子弟又沒譜係稽考，皆紛紛爭鬧不了。就這一天，玉山縣收了有幾□個爭嗣的享帖，那些代書倒發了一些小小的財。葉少文被大家鬧急了，也具了一個稟帖，說：「八□生兒，也是尋常的事；職員當另置小星，為嗣續之計。且待職員死後，果無後嗣，再為立後；此時所求公祖，一概不許。」那時的玉山縣卻是一個正直廉明好官，就准了葉少文的稟詞。大眾本家可算花錢費鈔，白白鬧了個大風潮，一些好處不曾得到，只得含恨在心，也就罷了。但那葉少文雖然要置姬妾，卻沒一個願把女兒給這棺材襯子。就此又過了幾年，葉少文已八□七了。也叫事有定數，一日有個老人家姓王，女兒叫玉貞，已二□多歲，因母親死得早，家中無人照應，就不曾將他配人，樣子也有中上的人品，並且性情端正。這年老人家忽然身故，葉家有個例規，凡在他家中服役的人，死後有三□兩銀子撫恤。玉貞因父親死後，就去領這三□兩銀子，見了葉老，恰好這日是四月二□八日，服侍葉老的幾個家人均在外面看東嶽會。葉老見玉貞到來說了父親死後一段情形，葉老便給了三□兩銀子給他。就這拿銀子的時候，葉老見左右一個閒人沒得，就這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，不覺陡生淫念，故意就叫玉貞進房接銀。玉貞因他八□多歲的人，卻無嫌疑要避，就走進房去取銀。那知才一進房，葉老便將他一把抱住，擁到牀前，就想行事。玉貞想道：古來賣身葬父也是有的，無如苟且失身，何能再事旁人！也算前世孽案，我不若如此如此，以了自家一身也就算了。想罷，便向葉老道：「老太爺體得如此！若要我相從，必要完全女子終身，方能允許；若是楊花水性，女子情願連撫恤銀子都不要。請你老人家讓我走罷。」葉老見他允許終身，更覺喜出望外，曉得他家中又無旁人，就代他把父親花花綠綠辦了一個喪葬，將他留下做了夫婦。不到一年，果然生了一子，葉老喜出望外，取名叫做「天福」。又過了二年多些，天福才兩歲，葉老突然無病無災的睡睡覺就睡死了。此時只有王玉貞做主，一面辦理喪事，一面就著家人抱了天福，到大眾本家同族的家中報喪。一個個見著到手的家財，反被這兩歲的一個孩子不言不語就弄了去，心中慍氣不過，但也無可如何。

也叫理合鬧事，族中有一個刀筆名叫葉名，本是玉山縣的房科，他心中想了想，又連絡了一個文士名叫葉大魁、兩個武生，一叫葉力，一叫葉勇，一起商議道：「如今少文這老狗已死了，族中人數雖多，所幸你我四人尚能說得起幾句話。我們先向同族中議定，守候家私到手，每一房頭分派五千銀子，叫他幫扶著我們說葉王氏假子亂宗。就到了縣官面前，說一世不曾有過兒子的人，到了八□八歲反會生個兒子，也有些不大相信。你大魁兄又是一個讀書有名望的，我們三人就說你派承嗣。家私到手，除了公用，三股均分。此時這少文老狗，所喜還不曾入殮呢，我們同大眾把話說定了，隨即就送你去硬行披麻執杖，將葉王氏母子趕出。諒他一個婦人，又無私親相助，怕他怎樣奈何嗎！」大魁道：「串頭倒是很好，無如我的班輩還比他大兩輩，怎能做他的兒子呢？」葉名道：「你這倒又做迂夫子了！我們家中又沒族譜能改，怎麼叫做長輩？怎麼叫做晚輩？總比有錢的人大□輩是了。」大魁被他說得發笑，就依著他，先將通族議定後，四個人就直奔少文家中。

卻然正要收殮，王玉貞抱住天福坐在屍前痛哭，看那兩歲一個孩子披著兩莖麻，真個石人也要流淚。那知正在哭的時候，只見葉力、葉勇、葉名、葉大魁四個人跑來了。葉大魁一見屍靈，便向地上一伏，爺天爺地、有聲沒淚的哭了個不亦樂乎。哭了一場，當時站起，便指著王玉貞、天福問道：「這兩個人是那裡的？」葉名道：「管他怎樣！這一定是鄰居間央得來看屍身的罷了。」葉力、葉勇道：「既然我們真命帝主到來，還要他看什麼！就此還不請走嗎？」葉大魁道：「有理有理！」故意從身邊掏出幾錢銀子，對玉貞道：「嫂嫂，我家爺爺過世，帶累你嫂嫂辛苦，這裡有點茶敬，你嫂嫂笑納些。我們既然到家，用不著外人了，你嫂嫂請便罷。」玉貞一聽，直嚇得半晌說不出話來，忍了許久，這才說道：「本家老爺，如今葉少文有親生血肉在此，怎麼叫做外人？」葉大魁還未開口，葉力、葉壯便捲袖向前，一把揪住玉貞拖到門外，向空處推了一跤，罵道：「好一個不要臉的娼婦！血肉呢，那裡八九□歲的人還會生子嗎？」可憐王玉貞被這一跌，已經昏過去了，天福滾在旁邊，呱呱兒兒的哭。葉大魁就此披麻執杖，將葉少文收括起來，葉力、葉勇照應外事，葉名便將一應帳目向兩個帳房管事的討了過來，可算葉少文百萬家當，都到了這四人手中。還有旁的本家，專候事件辦妥，來分五千銀子一個。所以到了王玉貞醒來，抱了天福進來講論，半個幫他說話的沒有，反說道：「八□八歲養兒子，從來沒這個笑話。你嫂嫂有這樣一個有模有樣的兒子，不愁沒人要，不如趁早托消別人罷，姓葉的沒這樣福氣！」可憐這一席話，把個葉王氏只說得哭走無門，那時看著天福要睡，想送他進房睡覺，然後再出來同他們敘理。不料才發腳往內廳裡走，葉勇便迎面攔著道：「閒人出去！這是什麼地方，還許娼婦雜種亂跑亂走的嗎？」此時王玉貞真就沒法，說又說不過，打又打不過，葉家沒一個幫他說話，娘家又沒有一個出頭，委實孤掌難鳴。此時入殮過後，外人已經打散，葉力就勢也將他拖到門外，把門一關，四個人就在裡面如同強盜一般，翻箱倒籠，所有金銀珠寶田地契據，統統搜出藏好，候著喪事辦畢瓜分。

但那王玉貞推到門外，他便抱住天福坐在門台上用頭撞門，有一鄰居見了真覺不忍，就把他招呼家去，過了一夜。可憐王玉貞這一夜那裡還能睡覺！次日一早，便抱了天福，辭別鄰居，走到玉山縣衙前，找了一個代書，原原本本寫了一個狀同，跪門喊冤。這時還是舊任玉山縣王知縣，一見狀詞，衝衝大怒，當時就出了一個差票，去提葉力、葉勇、葉名、葉大魁。四人計議道：「我們落得拿他的錢交結人的，還怕公事緩不下來嗎？」當下來了兩個差人，每個差人就給了一百銀子，托他公事從緩。差人見了那白霍霍的銀子，好不歡喜，拍著心口道：「有我有我！俗云『三分老爺，七分衙役』，諸位放心是了。」可憐王玉貞住在鄰居人家，天天到衙前催案，那裡有個信息！偏偏這王玉貞運氣真壞，一個好好的清官，在此三四年也不曾調動，到得他告狀，又換官了，王知縣升了黃州刺史，玉山就委這個混帳趙大京到來。葉大魁曉得來的是一個賊官，好生歡喜，就捆了二千銀子走了一個門路，怎長怎短向趙知縣一說。恰巧葉王氏催呈已到，趙知縣批了個『假子亂宗，不准妄控』。王玉貞此時滿肚含冤，再沒地方控告了，就此不得已，跑回家中準備一死，就向葉大魁等拼命。

葉名暗計道：這樣辦理究竟不妥，俗云：斬草不除根，來春又發青。當下又同葉力、葉勇、葉大魁商議了一個主意。這日卻然不驅逐他走，便將一眾僕人那個買那樣的支派出外，忽然將門一關，葉力、葉勇上前，一個搭頭，一個搭腳，就把王玉貞平抬似的，連天福一直抬到後園假山石背後一間馬房裡面，將門反鎖，跟後又把圍門一鎖，預備將他母子白白餓死，以免後災。王玉貞自到馬房以後，真是叫天不應，叫地不靈，第一日不過自家受餓，到了第二日、第三日，那孩子沒有奶奶吃，直即哭不絕聲。王玉貞更覺酸心，要想自己先死，又捨不得將天福丟下不知怎樣；看了天福餓得這樣，委實不如早死。忽生一計，就把自家指頭嚼破，送在天福嘴裡讓他吮血。總之，葉王氏馬房裡這番苦楚，真是說之不盡。

葉大魁等到了第三日，但聽小娃微有哭聲，不見大人聲息，心中歡喜不過，請了幾個和尚，預備做兩日佛事，就代葉老送柩，便好瓜分家產。不料獨獨遇著濟公和尚走來，先將原修做個樣子把他們看了一看，然後便漸漸到了本題。兼之一進門那打嘴落牙齒的就是葉名，兩下對打的就是葉力、葉勇，總算試過他的湯頭，心裡有這樣一塊毛病，又見他真不真假不假的說來，自然毛骨悚然。還算葉名見亮，究竟是吃衙門飯的，一面揉住那被打的嘴，反轉笑嘻嘻的上前說道：「師父，你老人家是那座寶山？那個寶寺？請問到合下來要募化若干？你老人家吩咐一句，在下絕不違拗是了。」濟公曉得他已有懼怕，便哈哈的說道：「俺和尚是公道山洗冤寺，到尊府來不募化別個，只募化馬房裡的小主人出來見一眼。俺和尚並不化他的錢，有筆家業特為送得來把葉天福。」隨從懷裡連掏之掏的，一下是珠子了，一下是金子了，一下是手飾了，一下是田契房契了，一下是票據了，就把面前堆了一堆，又指著道：「這家當都是俺和尚送了把葉天福的，內中只少了二千銀子，還要請四位幫同追來，物歸原主才好。」葉名見他說明，暗

道：這和尚難道是個仙家？怎樣連天福在馬房裡都曉得呢？但這一筆金銀財寶、田地契據，又是何處得來？才想到此處，忽見葉大魁嚇得臉上就同白紙一般，性急急的走來，將葉力、葉勇、葉名喊在一起，低低說道：「呀哎不好了，這和尚多分會五鬼搬運法、隔壁算呢！我適才看他那懷中掏出來的這些契據珠寶，就疑惑有些像我們收藏起來的這筆家當，我便向那箱中去看，那知裡面果然是空空如也。這便怎樣好呢？」三人一聽，直嚇得目瞪口呆。過了半息，葉名道：「如今只有一法，我跑到衙裡去見本官，允他一千銀子，就說你家來了一個隔壁算的和尚，將家中財寶統統算去，幸虧知覺得早，當場促拏，從身邊把贓物搜出，可算人贓現獲。但這和尚妖法百出，不敢拘送台下，求老爺出差拘來重辦。」葉大魁道：「這也是個主意，我便去絆住他，你就趕快去罷！但有一層，他既訪到娼婦雜種藏在馬房裡面，假如當堂供出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葉名道：「你這又是遷夫子的話了！一千銀子送他幹什麼的？他還有得聽和尚的話嗎？」葉大魁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就走罷。」當下葉名便直奔縣衙而去。

葉大魁假裝得斯文一脈的，跑到濟公前來，師父長和尚短的敘閒文。濟公心裡清清楚楚，暗道：俺正要向那狗官把兩千銀子追出來，順便同那孤兒寡婦再立個案，免得那些同族後來再起風波。這有一層，俺到縣前，他們一定要搬移這天福母子，如今可算只剩得一絲之氣，何能再受這些強盜凌虐！我倒要早為之計呢。當下暗暗念了六字真言，向西北吹了一口氣，嘴裡反轉也用浮文同葉大魁高談闊論。過了許久許久，忽然外面烘烘的來了無數的人，第一個進來走到濟公前，便指著問葉大魁道：「這可是隔壁算的妖僧嗎？」葉大魁道：「人贓現獲，皆在此處。」只見那差人手忽一抬，澆了濟公那蒲草盆子頭上一頭的鮮血。看官，你道這是一回什麼用意？原來知縣聽見是個妖僧，深怕事件辦不妥，一千銀子沒得到手，就關會值日差人多帶差伙，順帶烏雞狗血去，先破了他的法，然後下手，方保萬無一失。差人所以依計而行，才一見面，便將烏雞狗血澆了濟公一頭。濟公故意鬧笑，用手去摸了一摸，就鼻上聞了一聞，忽然大哭道：「不好了，破了我的法了！」一聲還未哭完，又走進一個差伙來，認定濟公右臂上就是一鐵尺。只聽「咯咋」一聲，濟公的右手忽然直掛下來，一晃一晃的，又大哭道：「不好了，膀子斷了！」葉大魁就此便把桌上的契據金珠，連忙卷的卷、拿的拿，暗道：我權且把我的本命星保著了，且送到自己家中再說。濟公見他將桌上家當拿走，忽又捶胸頓足的哭道：「不好了，可憐俺枉費心了，俺俺俺好苦啊！」就此「兀打兀打」的哭個不住，那鼻孔裡的鼻涕足足掛了有幾寸長。一些差人忙上前向那差頭道：「還不早些請他走，那有這功夫慢慢候他哭呢！」那差人便拿過鐵鏈，向那和尚頭上一套，背了就走。

此時把葉力、葉勇肚腸子都笑著打起結來了，暗道：烏雞狗血委實是治妖法的一樣最靈巧的物件，先前那樣神通廣大的，如今便一些用處沒有了。就此二人欲報前仇，暗暗做了一個手勢。恰巧差人拖了濟公從面前經過，葉力便提足了勁，認定濟公背脊上就是一拳；葉勇提起腿來，向濟公後襠就是一腳。那知濟公全然不覺，但聽前面拖濟公的一個差人，「呀」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，向地下一倒，登時氣絕，這可算又鬧出一件岔頭人命來了。究竟不知怎樣說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